

永樂大典

卷一萬三千八百

七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五

三未

賁 賁卦四

賁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程子傳六五以陰柔之質審比於上

九剛陽之質陰比於陽復无所係應從之者也受賁於上九也自古設險守國故城壘多依丘坂丘謂在外而進且高者國園之地最近城邑亦在外而進者丘園謂在外而進者指上九也六五雖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與上之剛陽相比而志從焉復賁於外比之賢賁於丘園也若能受賁於上九受其裁判如束帛而戔戔則雖其柔弱不能自為為可吝少然能從於人或賁之功終獲其吉也爻變竊裁紛裂之狀帛未用則束之故謂之束帛及其制為衣服必裁剪紛裂爻變然束帛喻六五本質柔電謂受人裁判而成用也其賁於人與家同而象不言吝者蓋重象而類於今乃其宜也非重切而賁賁於人為可吝耳然身其功終為吉也朱子本義六五柔中為重之主故本而賁賁之道故有丘園之象然陰性吝當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五

一

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束帛薄物戔戔戔小之意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者卑儉故得終吉朱子語類賁于丘園是簡務實底束帛戔戔是賁得不甚大所以說吝兩可足兩意則 問賁六五賁于丘園是在民體故安止于丘園而不復有外賁之象曰雖是止體亦是止比於九漸漸到極處若一向賁飾去亦是不好須是收斂方得問敦本務實莫是反朴還淳之義曰賁取賁飾之義他今却來賁田園為農園之事當賁之時若是鄙吝然約終得吉吉則有喜故象云有喜也 問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日當賁飾華盛之時而安于丘園樸陋之事其道雖可吝而終則有吉也 問六五之吉何以有喜曰終吉所以有喜又問曰賁无吝曰賁飾之事太盛則有吝所以處太盛之終則歸于白賁勢尚然也 先生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是簡務農尚儉是狹小不足之意以義考之從水則為淺從具則為賤從金則為錢如所謂束帛戔戔六居尊位却如此敦本尚儉便似吝吝如衡文公漢文帝雖是吝却終吉此在賁卦有反本之美到上九便白賁和束帛之類都沒了 問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曰此兩句只是當束卦辭非主事而言看如何用皆是這箇道理或曰賁于丘園安定作敦本說答曰某之意正要如此說或以爻變為成多之說先生曰非

永樂大典

卷一三八七五

也爻變者淺小之美凡淺字身皆微字或問淺小是儉之美否曰然所以下文云各終吉吝者雖不好看終却吉人深 程子曰此爻變者淺小之美凡淺字身皆微字或問淺小是儉之美否曰然

賁于丘園者是務農尚本之義伊川解賁于丘園指上九而言看來似好蓋賁三陰皆受賁於陽不應此人獨異而作教本務實說也先生云如何丘園使能賁人未帛變爻他解作裁翦之象尤艱曲說不出這八字只平白在裏若如所說則曲折多意思遠舊說指上九作高尚隱于丘園之賢而用未帛之禮聘召之若不用某說則說又近他將丘園作上九之象未帛變爻作裁翦紛裂之象則與象意大故相遠也 程子曰 賁卦

伊川此卦傳大有章強處未帛解作剪裁然无此理且如今將未帛示人決不思量從剪裁上去美則趨與 通易遺說象于語錄問賁卦六五賁于丘園是柔中居尊教本尚實故有賁于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未帛變爻之象爻變小貌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禮奢卑儉故得終吉此與程傳指丘園為上九者如何先生曰舊說多作以未帛聘在外之賢但若如此說則與各終吉文義不協今程傳所指亦然蓋爻變自是淺小之意如從水從爻則為淺從人從爻則為儉從其從爻則為賤皆淺小意程傳作剪裁已是迂回又說丘園更覺牽強如本義所說却似與各終吉文義

永樂大典卷三萬三千八百七十五

二

稍簡又問曰賁无咎上得志也何謂得志先生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便自優游自得也 賁曰如本義說六五上九兩爻却是賁極反本之意先生曰六五已有反本之漸故曰丘園又曰未帛爻處得尊位為飾之主飾之盛者也施飾於物其道害也施飾丘園感莫大焉故有于未帛丘園乃落賁于丘園帛乃變爻用其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也陸德明音義賁于黃本賁作世未帛于夏傳云五匹為束三束二縛象陰陽爻在于反焉云委積貌薛虞云禮之多也文音戲黃云猥穢貌一云顯見親于夏傳作殘殘北籍連正義賁于丘園者丘園是賁素之處六五處得尊位為飾之主若能施飾在於賁素之處不華後賁用則所束之帛變爻衆多也各終吉者初特儉約故是其吝也必儉約之吝乃得終吉而有喜也故象云六五之吉有喜也 注處得尊位至乃得終吉也 為飾之主飾之盛者若宮室與服之屬五為飾主若施設華飾在於與服宮館之物則大道損害也施飾丘園感莫大焉者丘謂丘墟園謂園圃唯草木所生是賁素之處非華美之所若能施飾每事簡素與丘園相似感莫大焉故賁于未帛丘園乃落者未帛財物也舉未帛言之則

金銀珠玉之等皆是也。若賁飾於此，未嘗珍寶則賁棄之道，乃墮落故云。丘園乃落也。賁于丘園，帛乃多者，設飾在於丘園，賁棄之所，則不廉賁財物，未嘗乃多，多也。諸儒以為若賁飾未嘗不用，聘士則丘園之士，乃落也。若賁飾丘園之士，與之故，未嘗乃多也。諸家注見多為此解，但今案輔嗣之注，全無聘賢之意，且又之與象，亦无待士之文。輔嗣云：用莫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此則普論為國之道，不高華侈而貴儉約也。若從先師，唯用束帛，招聘丘園，以儉約待賢，豈其義也。所以漢聘隱士，或乃用羔鴈，玄纁，蒲輪，駟馬，豈止束帛之間，而云儉約之事。今觀注意，故為此解耳。要義注以儉約釋賁于丘園，无聘賢意。漢聘士用羔鴈，見前上節注。孔穎達正義，李鼎祚集解，虞翻曰：良為山，五羊山，故稱丘。木果曰：園，故賁于丘園也。六五失正，動之成，巽巽為帛，為繩，良手持故束帛，以良斷巽，故變爻，失位无應，故吝。變而得正，故終吉。夫都絮易變體義，此賁之家人也。而又解云：爾者夫賢者隱于丘園也。家居而未立朝，家食而未受祿，人君或未敢召也。將欲起之於其家，而恭敬不可以无賁，必以弊先焉。而將其意，所謂賢者亦未嘗拜賜於度也。受之於其家，而已湯之於伊尹，聘諸咎之中。魯君之於顏闔，使者亦至其家焉。而曰：此園之家也。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五

三

去就雖殊，而賁于丘園，變體為家人之義，則一矣。若乃束帛變爻，亦克儉于家之道。夫儉于家可也。用儉以聘賢者，則猶出納之吝矣。然君子唯不可虛拘，苟有恭敬之實，則不以厚薄為之去就。故終能得賢，而有慶賀之吉。若齊國之眾三賀於其君，是已。故曰六五之吉，有慶也。雖然，此因幣聘於賢者而欲起之於其家，且束帛變爻，有克儉于家之義，故為賁之家人。而與其本體，巽夫起復齊說六五賁上，聘于隱者，上九賁五，束受聘命項安世玩辭六五，良中爻也。良工爻為山，故中爻為丘。周丘園者，束帛之所由出也。爻變者，委積之貌。自賁之時，言之不賁，其宮室而用力於丘園之中，積聚拓積，絲帛可謂吝矣。要其終則束帛委積，而百禮可行，黼黻文章之用，祭祀賓客婚姻之義，皆由之。成賁孰感，於是故雖吝而終吉也。吝傷艮終吉，屬離艮與離合，故有喜。凡諸卦言有喜有慶者，皆取陰陽相合之義。祭即齋，則解六五賁于丘園，束帛變爻，丘園園外之地。束帛三言三禮，象陰陽為束也。爻變文從二爻，蓋相次不一之義。言禮文被乎園外，聘賢之多也。吝終吉吝，吝又柔也。終吉位正也。束賢專以束帛為事，不求者豈能盡至此。故亦可吝，然得位重禮亦賢者之所喜。束終吉，馮衍輯注六五賁于丘園，束帛變爻，致飾於幽隱，而以物將之之象。丘園隱逸者之所

若果帛聘幣變委積觀虞辭云禮之多也在十反或聲殘或作殘殘者非吝終吉占趙女得媵六五賁于丘園未帛變吝終吉丘園隱者所居詩樂彼之園上九卦外之象六五之柔當下賁於二而二亦柔乃舍二而賁上故曰賁于丘園東帛禮之文也詩幣帛以將其厚意五匹為束不用玄纁者賁賁賁也爻變感多貌二五君臣之止位好爵所當與廉今不以賁在位之賢而賁于丘園之士可謂吝矣夫人文明成之時隱約窮居者易於傲弄五能移以賁之廉贊立儒廉貪逐華為禮以化天下始雖名終則吉也姑分應史註類借題處賁之時陰居尊位謙遜倫約不為華飾于田園廣其桑麻也故得束帛變爻之多道雖吝而終吉方之古人如七月之詩構大王居邠之德惟農是務教民稼穡宜其王也陳不請易編艮為山六五居體之中山之半為丘人民為果蘇立園之象五柔中復尊位能賁于丘園之賢者所飾遠矣遠且不遺况過者于賁于丘園乃所以賁飾天下非特賁飾下士而已束帛變聘幣之禮束帛三玄二纁也爻變淺小之意謂儉而用禮也如此亦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此漸至賁之上有反本之義六五坤體為吝當故曰吝終吉陳普解六五賁于丘園束帛變爻上象園三四象晉近己之地也束帛陰柔象本義六

永樂大典卷三十八百七十五

四

五柔中勢不尚實故有丘園之象陰性吝焉故有束帛變爻之象束帛薄物爻變淺小之意卦辭小子已有此意吝不廣也終吉本實丁易束爻義艮為山為果蘇立園之象謂上九也爻變委積積艮又為宮室當賁之時以柔居剛不賁于宮室而賁于丘園束帛變爻蓋不事乎米飯之末而以蠶桑之事為先也務本而不事其末以于吝矣要其終而束帛委積百禮可行是謂終吉亦可喜也爻變言之自泰來上又本坤變爻為坤坤為帛艮為束之束帛也坤為吝書人為有終故吝終吉或以互震為玄黃匪厥玄黃帶帛也故以束帛言亦通此爻言賁于丘園而終致束帛之積始吝而終吉也荀氏曰抄古說以為聘賢固於卦外立說程傳以丘園為上九以束帛變爻為文其義制亦未見其確然有合者晦庵謂務農尚儉按艮山忌微有此意郭氏則以悔庵指合宜詳其說吳楚屨言六五六居第五畫為賁之家人賁于丘園象也六五柔中艮體有德之賁止而不仕者也艮之中畫山之半也為丘園丘之有草木者互震艮也體艮木也丘園賁者隱處之地也上九一剛為二柔之君賁二柔者也六四隔遠不受其賁所賁者六五而已以上九賁六五為上之人禮聘賁者思先下逮賁于丘園之象束帛變爻象也五兩為束坤為帛而坤之上畫連

束之於外之象爻委積貌多也賈者隱處而受聘幣之禮其光顯榮耀
被于丘園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湯以幣聘之也 吝占也柔雖得中
而不當位故吝 終吉占也受君賜之榮故終吉矣登暴言外巽立 賁
五賁于丘園 頤二拂經于丘頤 渙四渙有丘 丘之高得山之半故
艮之中畫為丘賁六五渙六四皆艮之中畫頤六五艮中畫也二與五之
位相應拂者上摩之義六二仰拂以柔養於上九必經過六五之丘故曰
拂經于丘頤經如陶淵明所云嵒岵而經丘之經 帛 賁五束帛也
坤為帛坤之上畫連束之於外也俞氏果說六五賁于丘園束帛也
吝終吉賁于丘園謂教本務實矯天下之文而歸之質也帛以十端為束
變音履變履淺小不足貌六五柔順得中亦非儉不中禮者但聘賢而為
禮淺小是乃吝也然禮奢寧儉而以此化成天下故亦終吉胡一往附
錄慈按于夏傳云束帛五疋為束三玄二縹蒙陰陽也胡炳文通諸家多
言賁于丘園之質本義謂不賁于市朝而賁于丘園教本也束帛變爻尚
實也陰性吝而終吉林放問禮之本夫子答以與其奢也寧儉即此意
也聖人謂賁以文飾成卦後世必有因飾而過者故於五明教本尚儉之
為吉又於上見賁極反本之為无咎也董真卿會通項氏曰艮上又為山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八百七十五

五

故中爻為丘園丘園者束帛之所由出 孔子曰諸儒以為賁飾丘園之
士且爻象无待士之文此則普論為國之道不高華飾而貴儉約也若惟
用束帛招聘丘園以儉約待賢蓋其美也 雙湖先生曰坤為帛三陰坤
體五艮為手九三一陽間之有艮于束帛之象爻復謙本說賁于丘園與
用于酒食語意正相似酒食非用人之具丘園豈多文之地文從而賁反
此類他書有之束帛禮幣也委積貌言廣而不用梁實參義六五當當
飾之時居至尊之位宜微其丘園之質以共成文明之治者也然陰性吝
為其賁飾於丘園之賢者止於束帛之爻爻而已束帛薄物也爻淺小
之意也特招致賢才而物薄如是可羞否夫然賢人者不以幣帛為悅而
以恭敬為悅也如六五之虛中行賢則幣帛雖微而賢者亦進矣此其所
以終吉也蓋爻爻經義賁于丘園束帛也 賢者之德著於下故人君
之禮隆於上夫高尚之士人君所當尊尚者也使其清瑣遠德輝映於原
野之間而繁文縟典毛膏於朝廷之上果何以風厲天下哉賁之君子隱
居以求志王侯之不事高蹈一世傲倪物表丘園之賁无非超逸之德也
是豈不足加尚哉下有逸才則上有殊禮即爻爻之束帛而寓其渠渠之
厚意焉則尊尚之禮既見於一人而高尚之德益著於天下矣賁之九五

永樂大典

卷一三八七五

曰育于丘園未嘗以此美嘗論屈介立懦固繫於賢者之節行而傲
昂奮勵尤關於人主之體貌寬州之野寂寞之濱獨餘治教半開固距視
一世之功名富貴於我如浮雲者世未嘗訖无之然而湯之聘幣不加則
羊野之夫人不以為貴文之指靡不動則消瀆之老人亦不知其為高也
嗟夫世俗之人紛紛於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者志於尊榮而肆為驕
矜之習顧視若居穴處之士莫不頌感嘔喊而不樂病者藜藿不飽而尚
不煖習為貧賤之所推折仰望貴人之輝光則為之顛倒而失措蓋天下
皆奔競之士而曾无恬退之守哉隆爵厚賞惟及於爭名貪進之夫而滿
輪未帛不加於守道垂德之賢何以激天下之高風而厲天下之清節哉
且夫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考槃在淵碩人之寔蓋真賢定能竊伏海濶利
祿之念輕而持養之心重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若塵滯魚一絲而空超遠
高遠一世莫及也幽閑草野之人皆飽聞而厭道之其清輝之說雖高義之
發揚丘園頌為之增光而草木亦為之改觀矣作而興之使天下聞風而
慕其德顧不在上之人歟一介行李衝命丘園早解重幣以隆其禮未嘗
加璧以尊其德織文貝錦瓊璆溢目隆寵榮光感激其心以美請而強委
重焉子以隆其德而表其表履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尊有不為之

永樂大典卷一三八七五

六

興起者哉嗟夫衣敝緼袍華於佩玉玄衣赤舄奔猶故從君子固不可以
貨取也而人主矚世磨鈍之具非是則不能以虛行也禮貌之盛衰於我
何如哉古之君子素賁踐行乎負賤高蹈隱淪以待天下之清乎之身名
俱高傳播萬世後之君子貪榮慕祿患得患失復富貴而蹈危穢有所不
恤也居中奪奪競之中而見超更清高之舉崇尚典屬庸敢後乎帶帛履
箱庸敢吝乎雖然天下固有連高而心卑形清而神濁者矣山之巔水之
涯忽遇若而人焉則林麓未必非幽篁之洞澗溪未必非忽激之聲也否
則逃名者所以求名无譽者所以求譽萬世之下猶有公論固毋庸欺也
而盜名也是必有資于丘園之君子而後可湯望之經義束帛多矣惟
其有高尚之賢必隆其尊尚之禮禮非文則不行也使其清規遠德之
士而不能以繁文縟典之幣而來之彼終於歸紫其身而已矣育之君子
高蹈一世傲視物表利祿之念輕持養之心重吾將何以後其在野而列
之在朝者乎今也即及之未帛而高其潔潔之厚息則尊尚之禮既見
於一人而高尚之德益著見於天下矣育之六五有曰云云夫衣敝緼袍
華於佩玉玄衣赤舄奔猶故從君子固不可以貨取也而人主矚世原銳
之具舍是則不能以虛行也禮貌之盛衰於我何如哉古之君子素身於

寬闊之野肆志於秋葉之瀕視一世之功名富貴於我如浮雲者復之君子
 會崇慕保惠得志失履富貴而蹈危穢有所不恤也居弄鏡之中而見恬
 遠之士崇高獎厲庸軟復乎帶帛箱箱匪庸軟各于有人於此隱居以求志
 王侯之不事焉塵滯慮一掃而空超逸高遠一世莫及清輝煌耀表而出
 之高義極揚作而興之其幾顧不在上之人歟俾其一介行孳命立園
 卑辭重幣以隆其禮束帛加璧以尊其德織文貝錦唯樂溢目隆寵榮光
 感激其心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嗟夫涉之聘幣不加則草野之耕夫人不
 以為貴文之箱匪不勤則涓滴之老人不以為高復世之士進則輕就人
 之爵祿退則不能自甘於窮寂之歸達者身榮貧者權抑豈天下皆爭奪
 奔競之習而曾无超逸清高之守哉隆爵厚賞惟及於爭名貪進之夫而
 猶輸束帛不加於守道素隱之賢果何以風厲天下者乎雖然伯夷叔齊
 孤竹君之二子彼其特立獨行是非不顧忠肝義膽終古不磨不遇以一
 時之辱而易為世之榮又莫必受束帛而復為

有喜也

程子傳能從人以成貴之功身其吉美是有喜也卜于夏傳
 六五賁于丘園止有喜也不在於彩賁之佳也柔以居陽獨

象曰六五之吉

七

保倫德不用則以為飾守中黃以為貴化之首也故賁丘園之儉焉納焉
 用約故變爻其束帛盈也過儉不飾雖可惜也致理於文終獲其志故吉
 有者喜也王弼註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喜如字徐許意反无妄大嘉
 卦做此 重意大嘉豐六五之吉有慶也餘見噬嗑陸德明音義見前王
 弼註李鼎梓集解荀爽曰艮山震林夫其正位在山林之間賁丘園以
 為園國隱士之象也五為王位體中履和勤賢之主尊道之君也故曰賁
 于丘園束帛受君臣失止故吝能以中和飾工成功故終吉而有喜也
 虞氏曰五爻之陽故有喜凡言喜慶皆陽爻束帛受委積之親 按
 六五離又離為中女子為巽然束帛之象張橫渠說六五賁于丘園止有
 喜也陰陽相固物所早生柔中之德比於上九上九敦素固可恃而致富
 雖為悔吝然獲其吉也其道上行故曰丘園一作區縣賦傳丘園者僻
 陋无人之地也五无應於下而上九之所賁也故曰賁于丘園而上九亦
 无應者也夫兩窮而无歸則薄禮可以相廉而長久也是以雖吝而有終
 可不謂吉乎彼苟有以相喜則吝而吉可也爻也小也揚龜山經說先生
 備禮廣樂藻飾治具所以賁天下也六五柔履尊位而賁于丘園則所賁
 小矣束帛受委用禮濟矣非人君所賁天下之道也故吝夫丘園已所有

也六二正應之象也然二為文明之主而五賁之得所賁矣故終吉而有
喜陳了齋說初九之舍行乾也六五之各用坤也君子之文又異而天同
果而已安用飾賁也故終乃有喜張紫巖傳為賁飾主非得巖野賢則
无以反素樸而復其治安能先致飾之各邪以陰處尊位下乘坎險為各
艮為山為丘園丘園指上九五本坤位坤為帛為衆為未帛爻爻得賢而
治道立喜之大也九五柔中得艮之止故能屈身禮賢以成離明之治離
南方其性喜離位乎內為有喜郭雍解六五為賁之主及于丘園所飾連
矣非若二三之須濡初四之私應也其道豈不廣且大哉聖人不遜道之
義也連且不道况通者乎丘園尚及之况朝廷之上乎故商之賁也及於
耕稼周之賁也及於漁釣賁于丘園乃所以飾天下凶家非特下飾窮士
而已未帛爻爻聘之禮湯聘伊尹文王聘呂望實帛藉篚之意也子
夏傳云三亥二隲象陰陽為未帛爻以未爻為多何代馬氏云爻爻安積
親許叔重以爻從二爻蓋謂有相次不一之意四方聘賢前後相望於道
如有次非一所也然以幣聘賢猶為各道故孟子言仁人不可以貨財而
在禮不廢故賢者至而終言也人君與天下之喜莫喜於得賢故君子能
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而詩人於得賢與賢育林之際未嘗不以喜樂

永樂大典卷三十八百七十五

壽考終之蓋六五之吉有喜之義也先儒多以賁于丘園為聘士獨王氏
孔氏以為國之道不尚華侈而貴儉約其說不同然書言野无遺賢詩有
考槃在澗在阿之刺則丘園宜為賢者窮處之地也曰賁于丘園蓋示无
遺賢之意為國之道孰大於此孰美於此天下之治孰不本於此故在賁
之時為君道之至廣大也在易言于野于郊于陵之類皆誠為郊野
陸陵何獨假丘園以為賁素也况賁素為上九之事六五正當賁之盛大
之時言賁之盛大无過於得賢及連為國之休光若從王孔二家說云賁
飾於未帛珍寶則賁素之道乃墮落若設飾於丘園賁素之所則未帛乃
爻爻衆多此務在積帛之多即管墨喜利之學會鄙小道豈足以充賁之
六五之義乎在節之象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聖人之崇尚節儉恐
傷財害民而已非有望於未帛珍寶之多也聖人所寶惟賢苟有意於未
帛爻爻之多人安足以為聖人之道故非聘賢之君不足以當六五之位
王氏之言害義孔氏終於爻象无待士之文丘園之義幾不復聞矣李元
讀易詳說六五當全盛之世為賁之主固可以崇臺榭廣苑囿之觀六五
居中正之位雖賁于丘園而未帛爻爻不為侈也故雖吝而終獲其吉象
言六五之吉有喜者吞道宜有慶慶當賁之世能以儉約自處後必獲福

故有喜也。又丘園隱者所寓，如初九之賢舍車而徒，守其節義而安於貧約者，人主所當聘用也。三玄二線謂之來事，物薄而禮厚，當貴飾全盛之世，非薄如此以禮為主而非吝也。故終獲其吉，以卦體言之，六五一爻聖人示奢淫之戒，其意深矣。然以丘園為隱者所寓，其從來亦遠矣。姑存二說，不敢決也。朱漢上傳，艮為山，為果嶽，山平為丘，而有果嶽，丘園也。五尊位，柔中外，資上九之賢，故曰資于丘園。坤為眾，艮手來之，來事五兩，坤數也。三玄二線，天地奇耦之文，上五相資之象，爻委積，親坤為眾，來事其上，多而委積，用之外聘，故曰來事。爻夫五得尊位，當貴天下，六二不應，近比上九，吝道也。然柔中厚禮，上九自外資之始，吝而終吉，正則吉也。陰陽得位，曰喜。上來資五陽得位，而正喜，豈偽為之哉。好賢樂善，有得于誠心，故曰六五之吉，有喜也。曾慥易辭言，無山郭氏曰：六五丘園，以地言之，則生財之本也；以人言之，則尚德之人也。夫得賢者，則能立太平之基，亦至治之本也。故六五致飾於本，其來有不感者乎。而且來事以卷之不嫌於損少，亦儉而用禮之意也。陰而用禮，則生物不廬，而賢者不以沒禮傷廉而遺之，故終有喜也。彼致飾於物，至於窮後，雖是與夫得賢於吹竽之中，雖然，改是曰使是君為克齊之君者，可同言之。欽，易說，所引朱氏先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八百七十五

九

子曰：龜山楊氏曰：白雲郭氏曰：凡所依，朱說，龜山經說，郭氏解，寧衡義海，保要上九有止靜萬賢之德，五能以定爻之事，致而聘之。二有文明之德，待聘而行，雖進故吝，未事非豐以聘，丘園之士，故為感多。故居貴之時，須一陰一陽交相資飾，六五下无應，與六四相近，四亦陰爻，故比於上九。上九居卦外无位之地，丘園之象，未事得禮之中，但資于所近，各致之道也。丘園致資之地，使天下之務農重穀之事，則國用豐阜，又當吝節用，故終獲吉。明 爻爻損少儉而用禮，未失中也。介丘墟園，終質素之表，此卦有孚盈缶，亦著信於質素之事也。八 所引北相連止義，麻紙傳，朱漢上傳，並見前。郭剛中：頌餘周官，體國經野，郭司農謂國，互祖右社，面朝後市，野則九夫為井，四邑為丘之類。丘園蓋在野之地也。資于園則城雉宮室之屬，皆在所飾，侈時害力為多，資于野不過乎山林澤梁，溝澮之事，必无事於雕飾之侈。初雖若吝，而末事爻爻終吉之道也。盤庚用宏，賁賁則於時不得不然。聖人謂賁以文飾，成卦後世必有因飾而過者，故先於六五推明節用終吉之理，又於上九見白賁反質无咎之意。賁賁者，宜知此也。或謂五无應，上比九以求資，為又謂艮為山，五半山，故稱丘。木果曰園，審如是則五當為丘園，不應以未事自賁也。謂賁上九則上

永樂大典

卷一三八七五

非丘園矣獨王陽元聘賢之意矣在十切又音賤于夏傳作賤音委指貌
 揚為里傳六五文明以止之君無群臣深飾之業成天下文明之化六五
 其遂足乎曰來也方且委靈漢昭回之光下飾丘園高蹈之士將以帶帶
 厚意之禮招而致之不使天下有一賢之遺文治有一毫之缺此貴之至
 成也然聖人猶曰各終吉者帶有所宜施亦有所宜吝吝之於非其人然
 後施之俾其人矣吝吝者故崇崇故喜喜故吉賢者祭之而畢赴喜孰大焉百
 里入而秦喜樂克用而柯喜吉孰大焉然貴之特猶有士之隱於丘園非
 六五之耻乎且隱丘園者誰哉初六義不來六二之車舍之而徒行者是
 也六二不能致初九而六五之君乃能致之六二異乎子房而六五賢於
 高祖可以為六二歟而為六五賢矣六五何耻焉故曰六五貴之至成也
 六五坤體坤為吝嗇故曰各終吉嗚呼六五之貴丘園其湯之舉高宗之
 嚴文王之渭乎終東萊解六五艮也以陰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无其應
 而承上九之震故曰貴于丘園六五與上九相貴者也上九艮之極反而
 成震者也艮為山故有丘園之象丘園者賢人君子逸處之所在也艮反
 而成震始隱而終見矣故曰來而受受來者聘賢之物受受者鮮少之
 貌賢者不可以虛拘不可以貨賂是故來而以其誠受受以表其潔也

永樂大典卷一三八七五

十

故曰各終吉夫宗廟之禮朝廷之儀育之盛也不施於此而施於丘園其
 為貴也可謂各矣錦繡纂祖黼黻文章育之盛也不施於此而施於來而
 其為貴也可謂各矣然而終吉者有得賢之喜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
 平之基矣不亦吉乎上在一卦之終故有終吉之象子曰六五之吉有喜
 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三使人以幣聘之用能致君於堯舜之隆其斯
 以為喜乎楊慈湖傳半山曰丘六五居艮中又艮為山有丘園之象六五
 以丘園為貴貴師之世六五能反本善矣來而受受然倫隨雖於育之特
 為吝嗇而終於吉象曰有喜者六五之所為雖人情之所不快而實可喜
 也六五有丘園之象故有受受之象受音受季謙齋詳解丘園者山林隱
 逸之地也天下文明之世必至於野无遺賢而後為至治之極故雖賢者
 之隱于丘園高蹈不屈而求中受受有以增華木豫鳥之光物雖非薄而
 恭敬以將之在我者雖若可吝而終以獲吉何者以其有得賢之喜也成
 湯之幣聘三至於有莘之野而光武之安車玄纁亦屢往反於嚴光之室
 賁于丘園其謂是耶馮椅輯註六五之吉占 有喜也喜去聲凡喜怒去
 聲體也上聲用也有喜君臣相倚之辭馮椅輯傳六五貴于丘園來而受
 受各終吉贊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程可久曰柔得尊位而承應皆陰不

足相貴也上九无位可以貴之丘園逸民之所居也張其元曰良為山有
 丘園之象南惠卿曰凡言丘者皆指在上之爻如丘順渙有丘之類是也
 石守道曰一陰一陽交相貴之乃成貴之道上九居卦外无位之地丘園
 之象也東吳黃氏者大凡人相親必有物以為禮交相文飾五居君位如
 聘羊茅之賈禮不可薄必有物以將其厚意如古之玄纁玉帛羔雁之類
 也卜子夏曰五足為未三玄二纁象陰陽也南惠卿曰非其正應故謂之
 吝然二不相應而上九陽剛之賈我能貴之是以終吉鄭其舉曰終必吉
 者人君禮賈之事也郭子和曰六五為貴之主及于丘園所飾運矣聖人
 不避道之美也丘園尚及之况朝廷之上乎尚之賈也及於耕桑周之賈
 也及於漁釣未嘗聘幣之禮湯聘伊尹文王聘呂望賈其幣帛筐篚之意
 也賈者高蹈丘園蓋有堅持其操聘之而不至者矣故曰吝然豈无以
 湯之聘幣儲然而改者哉故終吉說者多感於吝謂陰為吝也故以賈爻
 為欲少求而為薄禮丘園為質素皆不明易中悔吝之指者也石明象占
 田疇擊易疏徑 貞六五 賈之家

一 五居艮山之中 震 上 山 中有
 上五卦震 艮 上 震 為 丘 園 之 象 艮 手 異 繩 為 春 震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八百七十五

十一

一 為玄黃未帛變之象 巽為羞吝
 上五卦震 巽 上 震 為 玄 黃 未 帛 變 之 象 巽 為 羞 吝
 之象 艮為成終之卦變巽之順離
 之吉終吉之象

六五賁于丘園止有吉也五為賁主以承居中變艮為巽是能靜止柔莫
 不務文華於无用之中乃推賁飾之心而賁飾於蓍桑之地使天下不
 无衣无褐之嘆故未帛變而委積也雖然人无號寒之憂則民富而國
 亦富矣不可更務奢侈尤當吝嗇躬儉節用然後能終而獲吉豈非
 人君有喜慶之事故嘗為之說泰緩稻粟曾孫之福未帛變六五之吉
 葛率七月之詩即此文之實也或謂丘園指上九之賈六五之君以聘幣
 之禮招之光賁于丘園之間恐夫易辭之意卦變家人賁飾於家者尚儉
 儉者家人之道吝終吉之象魏了翁集義蓋田呂氏曰六五賁飾之時以
 處身位致乎文者也以柔居中其體則止文極知反艱止乎中矣飾乎丘
 園樹藝而已家給人足未帛所以爻變既知反本則不妄貴能知吝而終吉
 者也文多減質反飾其本以止乎中而保吉故可喜也 新妄朱氏語錄
 問賁于丘園未帛變吝終吉曰當審乎儉故得終吉 又曰賁于丘園
 是務農為本之意 問賁六五賁于丘園是在艮體故安止于丘園而

不復有外賁之象先生曰雖是止體亦是止比於九漸漸到極處若一句
賁卦去亦自不好須是以欽方得又問教本務實莫是反朴還淳之義否
先生曰賁取賁飾之義他今却來賁田園為農園之事當賁之時似若鄙
吝然恰約終得吉吉則有喜故象云有喜也賁先儒云天文也上有
剛柔相錯四字然是有之方與下文結句且得分曉 東萊呂氏曰六五
大凡居君位者當使柔節于人不可受人之裁制今六五雖居君位而
陰柔之才不足自守故求上九之賢而資以之故云吝然自知其才柔弱
不足有為而資求於人與不求者固異矣故曰終吉所以橫于上曰應
山楊氏曰漢上柔比曰此有快事也楊龜山曰說來漢上應趙以夫易
通二居地之上艮山震木之下丘園也五用而剛下應六二之臣陳羅帶
中以禮聘之賁于丘園也爻長為異異為繩互雜為線下體復雜來柔爻
與之象吝者不復還其柔也終吉者當位有應其喜宜也易被總義來文
公易本傳曰爻爻淺小之意今按于義水之小者曰淺具之小者曰賤錢
後後該皆小貌 六五賁之主也且若人又大備為賁今丘園為野外來
柔乃柔質爻爻非虛體則所賁亦小矣何以為六五之象蓋五以柔中在
上陰道常之加以艮體為止用倫為賁其德固以吝而吉象以六五之吉。

為有喜者陰陽相得為喜五比四而四與離體三爻相噴是以上承于五
雖吝而能賁終吉之道也楊瀛曰尚易通卦子和曰于夏傳云三五二體
象陰陽為未帛馬氏曰爻爻委積說先儒多以賁于丘園為聘士獨王孔
以為國之道不尚華侈而貴儉約若設於丘園質素之所求帛乃爻爻來
多此管星喜利之學會都小道豈足以充賁六五之義乎 愚得之師曰
五爻賁之家人六五以柔中之君而下賁丘園之士雖爻爻之未帛見於
聘幣之旁午此上下相交求之道也居家理政治可移於官若時當家人
之時居王做有家之位則男女之相求而相愛其道亦猶是也夫抵齊家
治國其所以賁飾相須者一理古者男女非聘幣不交不親說五以賁治
之主而下賁於巖穴之士則六五之有喜亦猶家人之相愛而有喜也或
曰五爻巽巽為利市三倍有未帛爻爻之象 愚曰五以柔中萬簪之君
而下賁丘園出應時須之士此賁之盛世野无遺賢之象也或曰五艮體
為山坤中為地有丘園象自近而賁遠也所以居爻楊氏曰見於楊為王
得趙汝棟輯問六五之口有喜也賁飾衰頹之恩或施於嬰俸國事寧不
可憂今丘園之賁宜有足喜者徐相直說六五賁于丘園止有喜也上以
剛德在外丘園之賁也五能以帶帛聘飾之故曰賁于丘園爻爻言其多

世已得已皆小人不得已舉逸民用之可謂吝矣然終成其治所以吉也象言人君與天下之喜莫喜於得賢也張應詒解爻爻微小觀丘園民也六五賁于丘園之德者上九也陰為不富故求中為聘于夏傳云五爻為賢故吉而有喜也古者天子舉賢必以安車束帛為聘于夏傳云五爻為末三爻二續蘇起有續易記六五人君之賁異乎常人矣是為賁于丘園賢者在下卑舍中而後步則高蹈丘園雅志可想六五之君以安車而先負其丘園爻或淺小之稱雖一末之卑極為淺少似乎吝然而竟以好賢樂士而得終吉好賢樂士而賢士咸為之用其喜樂為何如故其吉不自他求而皆六五足以自致之故曰六五之吉又爻陽則三四互離賢者未歸文明之運也良伏兌喜悅也六五本坤體為卑為吝奇變爻也初九變陰亦為良良為山為米厥丘園也陳深續易編六五之吉有喜也易中諸卦言有喜有慶皆取陰陽相合之義良與離中德合而成文故曰有喜丁易東家義六五賁于丘園雖元華師終成束帛故有喜也或曰六五民體伏兌為說故以喜言郭錡圖說六五賁于丘園止有喜也張文統皇極通變言帝堯生唐始星之發一百八十辰之中二千一百五十七卦得賁之六五爻至甲巳五日起損初九乃會之元月會午皆自升象盡井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八百七十五

十三

而生矣况湯以己意非之何足道哉夫賁之六五道乎皆相見天下精明而治者也下觀乎六二人文以

文以察時變為立盜鄰國萬物相見明卑不傲乎上也故自正月天地交泰

以左右民至此賁之六五天下之功

人文化

成天下食貨衆多也六五无應故有吝道恐玩物喪志也終吉者謂追上九天文之剛也故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謂物之秋成說言于允也故曰有喜也吳澄纂言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聘幣之至可喜之事也俞瑛景說六五以位言有喜者居尊位而有化成天下之喜也有喜此與大畜外凡三言之皆一意李恕易訓束帛聘幣也爻象委積說五為賁之主天下之治由我而賁者也然束以賁飾天下莫先於賁飾賢者丘園賢者窮處之地也聘以束帛雖為賁道然終得吉聘禮賁者粉飾治平故有喜也係八原旨六五陰居尊位柔順之君也賁于丘園良為山為米厥有丘園之象自古設險守國故城壘多依丘坂丘園謂在外而近高者丘園之地最近城邑亦在外而近者蓋言丘園中所德之賢士即指上九也束帛爻象各終吉喻六五如束帛及其刺為衣服必裁剪而成之自度以柔納

永樂大典

卷一三八七五

之賢而處尊位才德不足不能為受者剪髮以裂之狀蓋言必當屈身
降志求比於丘園中所隱之賢能輔助成功耳雖少羞吝終享其功既吉
而且喜矣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君子體而用之居上不驕所以功成
名遂矣胡家衍義六五賁于丘園上有喜也旌賢以隆賁之禮故得賢以
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得文明以止之德無群賢藻飾之業不以列于朝著
佩玉鳴珂者為已足又加賁于巖谷種樹懷瑾之儒厚意之將有匡匡焉
委積之貌有玄纁焉各於非其人施之於惟其人則賢才之未上而賁君
則光昭君德故沃王心一人之吉也次而賁國家則潤色呈獻黼黻政化
國家之吉也大而賁天下則宣明禮樂發揮綱常天下之吉也象曰有喜
也謂其禮賢臣轉吝為吉故其可慶者祇可喜也賁于丘園乃所以飾
天下國家非特飾丘園窮士而已未帛變爻馬氏曰爻變委積貌許慎以
爻從二爻非謂有相須不一之意四方聘賢前後相望於道如有次非一
所也程氏曰未帛喻六五本質變受人裁制而成六五陰柔之質審於
上九陽剛之賢受賁於上九者也丘園在外而近且高者指上九也六五
柔弱不能自為為可吝少然能從於人受其裁製成賁之功終獲其吉享
其吉美是可喜也張清子集註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愚謂六五為賁

永樂大典卷一三八七五

吉

之吉。丘在外而高者園也。上九居艮山之巔故曰丘園。丘園者其伊之
羊傳之巖乎。五以柔居尊必須禮貌上九在外高尚之賢而先賁於丘園
之隱者加以一束文變之帛而往聘之聘賢之幣雖吝而求賢之意則
隆厚故始吝而終必吉。六五坤體坤為吝象言六五之吉而有吝者
蓋人主以為天下得人而喜亦猶詩云君子飯長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
也所引子夏曰見前非解趙睦解六五賁于丘園上有喜也六五呈獻
文飾之盛主當世有位之臣皆當賁飾相輝相映懷德之士未有位者或
處于丘園之地或文之主不能致之為可羞吝矣或剪髮端正之狀誠能
以未帛變爻之厚幣禮而聘之則丘園之士亦被國家先賁之飾至此則
天下之賢无不受賁者矣是始吝而終吉也象云有喜謂丘園之士皆為
盛文之主出而為用是國家有喜也丘者上九是也園者初九是也陳應
潤爻變易經丘園山林之隱逸也不肯苟道人君所當禮聘五居尊位為
賁之主豈可今有德之士隱于丘園而不用六五變陽上卦為巽通卦為
家人士君子有與順之德又能齊家才美外見人君以未帛聘之禮也爻
變淺薄貌人君聘賢不能豐厚而用變爻之未帛吝之甚也然未帛之禮
輕求賢之意切終至吉而有慶也如伊尹耕于莘野湯使人幣聘之尹曰

我何以湯之聘華為多備然而起早至相湯代桀吉而有善可勝言哉
家隨德大義先儒曰良體有丘園之象 蒙謂不能自責而受制於人雖
之君人之才終能成責之功亦聖人所喜也易某說氏曰乃責之主
以卦為責雖曰吝焉然禮之奢也卑儉所宜也曰見於明文通 上

九白賁无咎

任十傳上九賁之極也賁之極則失於華偽唯能
實白其賁則无過飾之咎白素也尚質素則不失其

本真所謂尚質素者非无飾也不使華沒實耳朱子本真賁極反本復於
无色善補過矣故其象占如此趙與進易道說朱子語錄白賁无咎据剛
上文柔是不當說自然而卦之取象不恣地拘各目說一義夏洲王衡
註處飾之終飾終反素故任其質素不勞文飾而无咎也以白為飾而无
志憂得志者也孔穎達正義白賁无咎者處飾之終飾終則反素故在其
質素不勞文飾故曰白賁无咎也守志在真得其本性故象云上得志也
言居上得志也李鼎祚集解虞翻曰在巽上故曰白賁來五陰變而得位
故无咎矣陳了齋說上九應而志上白而非色 習謙宜然賁文節絮易
變體義此賁之明夷也而文辭云周者蓋君子非不明而常自悔故能致
樂告之善猶白非无色而同於无色故能致五來之所施也自悔猶之白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七百五

十五

也致樂告之善則猶致五來之彰施焉蓋賁之義也何則素乃可作繪質
乃能生文此白賁之賁也上九在一卦之外而居六位之上則似之矣陰
虛之賁陽月鬼之遊日此白賁之象也明夷務暗而君子用晦而明則以
之矣向使君子飾智以驚愚暗身以明乎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則安有
樂告以善者哉故不自以為明則人皆獻厥明矣不自以為聰則人皆獻
厥聰矣此用晦而明之道而白賁之義如之故為明夷之變體焉然此特
因白賁有用晦而明之象故為賁之明夷而與其本體異矣趙復齋說賁
之極反賁也艮止故靜自文之極得白乃所以為賁也項安世玩辭賁如
蠟如 白賁 賁如蠟如者其文目白如白羽之白白者之白也白賁者
以白文之如斯獨為撲伏貌尚忠也項安世說賁六二乘來文剛為賁
其項賁之末也上九剛上而文柔為白賁文之本也祭節齋訓解上九白
賁无咎白素也至有无文當文柔之位賁之至者也不事外飾何咎之有
馮椅釋註上九白賁終於致飾成文之象白賁即繪畫之事復素功也
无咎占謂能以白賁五來則无咎趙汝楙釋間上九白賁无咎五色之中
白亦色也素練白華取其質素非无色者特不使文勝質耳 上九當文
賁之世而能不競於紛華威嚴退處丘園之間斯固累已清峭之士人君

不以錫璫之光衣被巖谷而以質素貴之何咎之有始涉進更証顯指龜
負極則反素任真守志抱朴見素故无咎也方之古人如信之時天下
飾奢華遠達長亂惟彼王績隱迹窮光不原于位不務虛名常笑无文中
子以文耀世積真隱者也陳深讀易論上九處貴之極曰素也貴飾太盛
則有咎唯能反本而尚質素為成德之終改无咎亦夫子從先進之意也
味昔解貴極反本復於无咎則為善補過矣于易象象義上九處貴之極
反文歸質者也體民所以止其文曰貴則无事於文矣故雜卦曰貴无咎
也色且尚无何咎之有以象言之伏兌則兩方之色曰貴也此又反
文歸質之象與澄纂言上九上之畫得九為貴之明矣白貴象也貴自
泰變者也泰之九二升在上而文二柔泰之上六降在二而文二剛然初
九不肖受二之貴受二之貴者惟九三一剛六四不能受上之貴受上之
貴者惟六五一柔濡如之貴丘園之貴虛文之飾固有之不為善益无之
不為大損二爻成貴之功亦成解矣貴極當變而後于泰則善不變而
受之利則壞矣文應反質貴復為泰以還其初上九復于二六二復于上
則三剛三柔皆守其質而不相文所謂白也泰二三四五兌為白故曰白
貴於對終總言貴極而反質白者通全卦而言非專指上九一爻言也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八百七十五

十六

无咎占也文極必變復反于算則不至於弊矣故无咎六虛俱九六為
貴之圖舒嘆集疏上九白貴无咎上九白貴非无咎也以質素為飾且貴
極而返本如此故无過飾之存胡一往附錄貴飾之事太盛則有咎所以
處大盛之終則歸於白貴勢當然也胡胡炳文通初取上下之義貴其趾
下象也上取始終之義文之極則反為質白貴終象也貴上卦言白為言
未事變變終言白貴非卦曰貴无咎也可謂一言以蔽之矣復禮也初素
履往无咎貴文也終白貴无咎其反貴之文而為履之素數董真即會通
朱氏附錄白貴无咎據則上文素是不當說自然而卦之取象不恣地拘
各自說一義則龍氏仁夫曰民上九居靜止之極此有道之賢道去紛
華泊然世外以質素為飾者故為无咎之占徐氏之祥曰易上九三
十二爻惟八民體无凶咎徐氏曰內三爻離體以文明為貴外三爻艮
體以高貴為貴項氏曰離主飾艮主白李氏解臣曰雜卦貴无咎也
其白貴之謂乎夫卦以貴飾為義而初九舍卑而從以示素履於一步之
初六五乘車變而躬行素儉之禮於九重之上諸爻所以相貴大半皆
清簡潔白而非浮靡之事至於上九白貴則凡世間之色无可觀矣大哉
貴无咎也非知未始有易之初者不足以語此齊復禮本說白然復貴上

永樂大典

卷二三八七五

剛在上受下之責者梁寅泰義上九白賁无咎以陽剛而在艮上剛而不
屈止而不動是賢人之高尚而不屑於世用者也故云白賁无咎六五之
君方以未弔傲賢者而上九无敢美之心甘澹泊之守所謂白賁也居於
治世而不能有為雖若可耻然量能操分不慕其節亦善矣其何咎之有
易泰揚氏曰惟白之為物可以青黃赤黑者以其質而受飾者象也此白
賁所以為无咎 說氏曰此是文極而反質上取終之義故終則反質所
引徐氏曰李氏曰項氏曰胡氏曰見前並其會通胡明文通涂潛生易
疑擬題賁初九何以有舍車而徒之象六二在下體何以取象於須六四
陰柔得位何以有匪寇婚媾之占六五君位何以有 象曰白賁无
咎

咎上得志也

程子傳白賁无咎以其在上而得志也上九為得志
居无位之地而賢尸賁之功為得志也與他卦居極者異夫既在上而得
志處賁之極將有華偽失實之咎故或以質素則无咎飾不可過也董楷
集說朱氏附錄問何謂得志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做脩飾而有自然
之文使自優游自得也卜于夏傳上九白賁无咎止止得志也剛居柔上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八百七十五

七

其尚質也知存之而不競保終始而得治者自得其文也人之所尚也豈
在依柔而後飾哉超然以素物无繫矣又何咎乎上而達世幾乎志也李
鼎祚集解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干寶曰白素也延山林之人素
士之言以飾其政故上得志也 虞翻曰上之正得位體成既濟故曰得
志攻為志也張橫渠說上九白賁无咎止上得志也上而居高繫无所累
為物所賁故曰上得志也上一作止蘇軾傳夫柔之文剛也往附於剛以
賁從人者也剛之文柔也柔未附之以人從賁者也以賁從之則賁存乎
人以人從賁則賁存乎己此上九之所以得志也陽行其志而陰聽命惟
其所賁故曰白賁受賁莫若白楊龜山程說賁无咎也色色者也白賁受色
者也惟无色為能賁有質為能受上九賁之極也剛止乎上有其質矣而
文明艱之受賁者也故无咎而得志張然巖傳變文復質惟以身化者能
之上九體剛止之德以乾剛飾坤柔而已不受飾為白賁夫脩身至於反
饋運質道德之化文可變也上剛止而明行誠志潔无媿天人得志於身
固已厚推而大之且將得志于天下六五之君盡誠禮于未弔之賁蓋知
夫文久必弊天下將受其害得白賁如上者而後風俗可淳治道可復聖
人之意遠矣夫良其道光明曰白賁郭唯解先人曰賁之文陰陽上下之

永樂大典

卷一三八七五

相文自然之文也至於文明而不以止人為之偽也人為之偽殆不若白
 賁之為得也禮有以文為貴者有以素為貴者孔子曰惡衣服而致美乎
 駸見平官室而盡力乎薄澠高吾无問然美此之謂也故三代之王忠實
 相先故時之弊也方賁之時文既勝矣曰賁无咎其效儻之道歟然則人
 之文也率歸之偽可乎詩云裋黃馬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以可
 以人而不知為乎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
 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未有不知止者也知止則誠而无偽矣雅曰大
 哉白賁之義也立德之始也治天下之本也且以一性言之天命之謂性
 也聖人懼其質而造於禽獸故做賁飾以文之文之不已於是乎窮人欲
 而欲天理是豈人之性也哉知白賁之義則知天命之性知天命之性則
 知率性之道知率性之道則知脩道之教此中庸之道所以立也以天下
 言之則忠之辨教以質質之辨教以文文之不已其辨儻矣大者翰者淫
 汰於其上小者放僻邪侈於其下是豈聖人之教哉知白賁之道則殺儻
 以忠予以繼周雖百世可以此三代之治所以復也不然則君臣上下沈
 湎淫泆御士師非度從流忘反尚何化哉天下之有乎故象言文明以
 止所以止其初上九言白賁无咎所以復其終其義一也方夫賁之時則

永樂大典卷一三八七五

文

白賁為非既賁之復乃无咎矣此獨上九之事故象言上得志蓋得上九
 之志也乎光讀易詳說賁之道雖尚乎賁飾然舜用漆器群臣諫焉蓋漆
 器不已必用犀象犀象不已必用金玉觀賁之六爻雖本乎賁飾而常以
 質素為先上九賁人處尊位而眾所視勅者故以質素為飾則其所自奉
 者无華侈之過奢靡之失也故曰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所
 志在於儉約今已處顯位而能行其所願則平昔之志遂矣故曰上得志
 也朱漢上傳上九賁之極有不賁者為聖人因天地自然之文立玉制為
 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也其志在於著誠去偽使人
 各由其情不失其本真矣朱漢之弊尚文勝質而本真喪焉豈賁飾之初
 志哉志者動於中之謂也上九變動反三三有伏巽而離體離者乾再索
 而成巽之變也巽為白離為文有也生於无也故曰白賁白賁也賁文也
 五色本於素五味本於淡五聲本於虛質者文之本上九變動而反本則
 文何由勝於何由有我志得矣故曰大禮必簡至教无文質賁本之謂文
 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夫是之謂大隆故澗醴之美玄酒
 明水之尚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莞華之安而薄越蕞隸之尚丹漆雕
 柴之美而素車之尚荀子曰禮始於脫成於文終於挽夫終則有始質者

文之始上九之白賁文在其中矣變而通之三代損益之道是以无咎而
 得志不然事生遂死而无敬文墨子之道焉得為无咎賁四至上其變皆
 以異人文相賁以禮讓為本曾種易粹言無山郭氏曰上九見素抱璞成
 德之始也明白入素成德之終也雜卦曰賁无也也孔子曰先進於禮樂
 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又曰文勝質則史質勝
 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聖人之於質文何如此之相戾也曰聖人之
 尚質自然之質也聖人之貴文當文之文也故曰忠信禮之質也義理禮
 之文也苟无忠信不可以虛拘者此也如賁之文陰陽上下之相文自然
 之文也至於文明而不以止人為之偽也人為之偽殆不若白賁之為得
 也禮曰有以文為貴者有以素為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
 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
 文為貴也有以素為貴者至恭无文父當无容大圭不琢大璆不和大路
 素而越席犧尊疏布而禘約此以素為貴也然後知質者自然之質文者
 當文之文孔子曰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早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焉吾无
 間然矣此之謂也故三代之王忠質相先教時之弊也方賁之上下相文
 則文既勝矣白賁无咎其教德之通歟然則人之文也車歸之偽乎曰文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八百七十五

九

明以止人文也至於偽何可尚也詩云靜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如
 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為人若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恭為人父止於
 慈為人子止於孝與人交止於信未有不知止者也故孔子之星曰白
 且正白且直正黑其有取而言之哉易說 所引橫渠先生曰龜山楊氏
 曰白雲郭氏曰見前張橫渠說楊龜山桂說郭雍解李衡義海撮要居于
 卦外不與內文交相賁飾脩誠不事外飾者也右 以君言之自有為以
 至无為為 所引王弼注孔穎達正義蘇軾傳見前十賁見前李鼎非系
 辨鄭剛中窺餘賁以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相參而文生然至於
 上九則賁極矣極則向之分而上者必復其位九復其位則向之下而來
 者亦還其所剛柔各歸其真尚安得有文乎此上九之賁所以為白也雖
 然白者本也不得已化而為文文不勝質復反其本以此居上其志得矣
 上九在伏巽之上巽為白楊萬里傳易窮則變文窮則質上九居首飾之
 極文之窮也故文之窮其惟質乎故曰白賁白者質素而无色也上九居
 賁之世目下卦之二分而文上六之柔志在成賁也不成賁以賁而成賁
 以自然後賁之治成而賁之敵不作不敵故无咎无咎故得志布被於窮
 奢之時者未為矯而齋詐非其人凡器於美新之俗者未為隨而尚位非

其世固有似白賁而非者矣。林來集解上九震也。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上乘六五之艮。故曰白賁无咎。上九與六五相賁者也。六居五而九在上。屈已尊賢之義也。記曰甘受和白受米。詩曰素以爲絢。予曰繪事後素。皆謂无其質者不可有其文也。今六五上九皆文質彬彬相合以成賁者。已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宜。是以爲无咎也。世之君子德非既白而託於丘園。以蒙賁飾者。蓋有之矣。米譽而毀。至希龍而辱。米能无咎者。亦已鮮矣。樊英李勣之流是也。如伊尹太公望四皓諸葛孔明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然後議者无所容其喙。故子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上九得行其志。見於有為。斯爲无咎矣。楊應湖傳賁飾至於此極矣。上九超然於一卦之外。乃艮止其賁一以白爲賁。馬一用賁。賁疑人情之所不悅。聖人於是是之曰无咎。无也。人心不至於不悅也。忠誠相與。人必不吝。象曰上得志者。人心本善。本純誠而不雜。禮文之興。人心未必不流。而入於僞。故禮書于去僞。又曰防民之僞。今也白賁則一由中心行之。无毫髮致飾之僞。故曰上得志也。正人心之本然也。周文之敝。權周者當用忠實。亦人心之所厭也。故无咎。項安世玩辭六二上九六二柔未而文剛。主內卦之文者也。內卦以文爲文。故曰賁其須。須麗於身。最爲虛文也。

永樂大典卷三十三百七十五

二十

然陽氣不感。不足以賁其須。則須陽同其感也。故曰賁其須。與上與也。二與上交而成卦。二以上爲主。猶須以陽爲主也。聖人言此。所以深明文之與質未嘗相離也。故不言吉凶。明吉凶之繫於質也。上九分剛上而文柔。主外卦之文者也。外卦以質爲文。故曰白賁。白本非所以爲賁也。然文之初與必自賁始。則白故在衆末之先。文之既極。必以質終。則白又在衆末之後。是則白者賁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以艮之白。遇賁之飾。本非得志之時。以其在卦之終。主賁之成。是以得遂。其爲賁之志。聖人言此。所以深明賁之與文未嘗相悖也。故言无咎。蓋行與時。違疑於有也。上三爻。賁之上三爻。皆若與卦相反。故其初皆不爲人所明。四以爲愆。致疑終以媿媿。而无尤。五以務實見。各終以成功。而有喜。上以處賁。而白若當有終。終以在卦之終。而得志。蓋卦素爲厚之人。其初常若悖時。而難合及其久也。察其本心之相成。見其事理之當然。始足以免尤。而致喜。蓋必至於終。而後得志也。六爻。初最在下。爲趾。君子之趾。其趾惟不以不義行。之則天下之至榮也。初九剛正而在下。故其象如此。二以陰麗陽。而成離。蓋附人而得飾者也。故爲須。須不能自賁。附剛而得首。然而无識。馬者凡物之相麗。自外至者。爲邪。由中出者。爲正。須由

中出者也六二柔順乎中正故其象如此三居離之極文感而益故為需
如情符者居之則文獻日亡國勢日削北三剛正有餘但能守文不失則
人莫敢陵周魯之亡非文之罪不能守其文之罪也故以永貞勤之三當
貞道之隆四當貞道之變自三以下屬離故下三爻皆以文為貴自四以
上屬艮艮為為貴而主白故上三爻皆以白為貴四與三切鄰三以純陽
用文四以純陰止之三方流如四一爻而蓋白故有相逐之疑然貴之時
義正欲以異為文如異姓相交而為婚姻非四之過舉也五為柔尊而不
主事有后妃之象為用其貴于丘園治未帛以為文章此婦人之文也上
為成育之主有能止之勢又居至極之時其義當上故用其淳白而得志
於上此人君之文也諸爻皆自貴者也故以貞子履句首上九為貴之主
貴人者也故貴字在下居以淳白貴外治后以淳白貴內治四為大臣又
以淳白自貴君臣家國共行萬厚之化以正天下之文章所謂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者其此之謂乎李璣齋詳解上九白首无咎上上得志也虞
夏之質不勝其文商周之文不勝其弊夫文而至於不勝其弊則其文亦
靡矣上九居育之極患其至於靡也故以白首无咎白首无咎者以其質
而反之也天下方趨於極文之世而吾能以潔白之質裁其過而使之不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六百七十五

主

至於流故雖為貴之極而无浮靡之風此所謂文明以止者尚何咎之有
哉董仲舒謂漢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夫漢承周秦之復文之弊亦
已極矣故文者莫若忠孰謂仲舒為緩而不切哉馮椅輯註白首无咎上
九象占上得志也居上故曰上得志謂得貴飾之如其志也馮椅輯傳
上九白首无咎費曰上得志也劉長民曰繪事後素居上而能正五柔
也呂與叔曰以陽居上至白之象也繪畫之事後素功象也清亂非白无
以別之繪事至於素功飾之道盡美上之志德也六五居尊位極下之
四爻眾色相錯以文者也上居其終以白而成之故无眾色混淆之難考
功曰雜五色以章之之謂功繪事後素所以章之也馮椅輯註白首无咎
石明象占為當可曰六爻皆取陰陽相雜以為貴初比四二比三二
四夾三以為貴五比上上於之之事皆无吉凶者文飾之事華也非實也
未也非本也其得失有間矣林黃中曰初九六四相應而成文組織也六
二九三相傳而成文繡繪也六五上九相合而成文綉綴也或曰六五上
九不亦相傳而成文乎曰六二純柔也不傳於九三則不能以成文九三
純剛也不傳於柔則不能以成文六五以柔居陽上九以剛居陰既成
文矣而皆无應得非相合以成者乎李氏曰卦以剛柔相文為貴則六文

永樂大典

卷一三八七五

直各有育之義唯以文明人事則所寓之意各不同也石明之

田時學易時徑貢上九 育之明矣

離下 上卦艮變為坤坤為白白育之象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艮上 艮止而坤靜无咎之象 艮之上爻

上九白育无咎止上得志也或者解此文多作白受承統大樂以時方尚

文能以純白之質而受衆奉斯可以得志於天下非也蓋育之上九剛爻

為柔長止而為坤靜是文明以止運淳反朴之時夫先王之治天下也必

欲彰之以車服明之以采色揚之以聲音光之以詩書願設以是藩飾以

是者豈敢為是虛文也哉誠懼民性之易流風俗之不如古用其繁然之

文而併之相接庶幾得以見君臣父子三綱五常自然之理以維持天下

之文相與處於久安而不至於變非纖絃之生耳故周官大司徒以五禮

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者此也貴自初六

至于六五皆以負于冠句首而以其之子權之是育其物之育則其用力

於文飾可謂至矣然自下至上皆從事於育則誠為太過通則虛文勝而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八百七十五

二十三

質實表聖人於此其憂愈甚於无文不行之際也是以周公當育之上爻

欲因其文成而反其質朴之性故曰白育白育者風俗質素何所事乎外

飾也則知前日之以文治者乃所以為今日白育之地也歟尚文既極此

可以補其過矣故曰无咎為人上者以文反質而治至於斯豈非得行其

志者乎故曰上得志也卦變明夷晦其明也白育之象魏了前集義蓋田

呂氏曰上九以陽居上至白之象也畫繪之事後素功極乎潔絢必尚素

功者衆色清亂非白无以別之也畫會至于素功飾之道盡矣上之志得

矣 宋朱呂氏曰上九伊川曰唯能質白其育則无過飾之咎此一過字

須當有所引據朱先生曰龜山楊氏曰漢上朱氏曰見前依橫澤說楊龜

山說說朱漢上得鮮汝皆異傳六五育于立圖上上得志也五比四而應

二以柔過柔无所育也剛陽在上可以為貴故五當育于立圖立圖在外

而近指上九而言也宋朱氏說其禮以貴之然復得九之貴已如高祖

之貴四皓光武之貴嚴光是在内无所育而貴貴於在外之貴固各矣

終必吉者人君禮賢之事也禮賢而賢不就何傷於人君之盛德上九高

潔處外不與物貴故曰白育无咎使四皓而受高祖之爵嚴光而應光武

之聘與蕭曹冠冢等耳可以遂其高尚之節哉故上之白育乃得志也趙

以夫易通上九白賁无咎止上得志也卦本泰陰為白剛上文采白而賁之也雖无三之應而有五之手其志得行何咎之有易故總義上九分剛而上以離明居艮止之極飾終反素謂之白賁離卦言賁无咎者是也蓋下三爻言賁四與五則言賁與白至下九先言白而後言賁則反文而歸之於无咎也潘泊在上自得其志而超出于憂志之外是以无咎也楊瀛四尚易通五景孟曰賁飾之極則嫌於失實必曰白賁而後可所謂白賁云者非不受賁也去其偽落其華使无勝質之文如所謂先進禮樂之野是也夫所謂先進禮樂之野何也曰古者非不知酒醴之美也而玄酒明水之尚非不知黼黻文繡之美也而號布之尚非不知莞簞之安也而蒲越素練之尚先進之禮樂如此曾何足以動蕩人之侈心故其意在於著誠而去偽而不失其本真爾大禮必簡至敬无文賁極反本飾无過然復至九之志得矣 愚得之師曰上文賁之明夷離為大主明明入地中是夷其明也賁主文飾賁而白賁是逆其素也賁之上爻為明夷故有初登于天復入于地之象 愚曰傳曰繪畫之事後素功又曰甘受和曰受采令賁或之極反曰白賁何哉蓋易窮則變文窮則質反止為賁由其質也此文明繪飾之世有運淳反朴之風也在上而安於文善故曰上得志也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八百七十五

三

鄭氏賁天之圖 五文十通之五 一一一

鄭氏賁艮離說離為日月星辰天之文也艮為山川草木地之文也賁重離艮以為象而孔子獨曰天文者象有天文之理而无地文之理也 坤亦為文說說卦坤為文文者質之衍也坤得乾質衍以三數其文乎 天文論象有日月遊明之象也日月因遊明而合朔朔晦相備而四時成矣此所以祭時變也離有離明之意而賁變離之四又日月相抱持也此所以為天之道焉所引履履揚以曰兌前揚萬里傳趙汝得輯問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上九蓋隱居求志之賢君以質素為賁可以得所志矣光武不強嚴光之留得志也德宗強李泌以金紫盡其志也徐相且說上九曰賁无咎止上得志也白素也賁之極唯尚質素故无過飾之咎象言在上而剛成賁之功而得志也張應休解以白為仰則文章備矣剛在上而无咎乃賁之成也九二之剛上而文采且為艮卦之主是以得志也蘇起翁請易記上九居賁之終為文飾之極文極則過於華偽故以反質為賁况上九下无應與以白素自飾賁前淡有何過咎曰賁而无咎以其居上安於无與无位而自得幽雅之志也雜卦曰賁无咎也亦以有極而

反賈賤賈自六四來以賈如蟠如白馬輸如為言上九以白賈言皆有取於白何也良伏兌兌為西方白色故為蟠為白馬為白賈陳深瑞易納白賈无咎上得志也上虞事之外居艮止之上賈極而反乎卦素不事文飾優游自如故曰上得志也丁易來象義上九守其賈素而不為文所變亦自得其素志者也或曰上得三者也三互坎為志名有來卦歸圓說上九白賈无咎上上得志也賈无咎也賈事復素是也謂上九乃當素分剛上而文柔者也下无九三之應本有卦以其天文賈主乃得无咎故曰白賈无咎夫八與為物皆從天之賈歸天道本素賈无咎也故乾兌之金下生坎水乾知太始自白而黑也黑生青青生紅紅生黃黃復入白原始反終四時之功成矣故聖人觀乎上九天文以察時變觀乎六二人文以化或天下象曰白賈无咎上得志也天時之變既成萬物非上九之得志乎驗其時則德功相交之初也吳澄纂言象曰白賈无咎上得志也上復反為泰之九二故得志俞瑛纂說上亦以位言上之所以得志蓋以六五之志同乎簡學易記上九白賈无咎上上得志也上九以剛文柔而居无位之地有功成不居之象故曰白賈无咎不居何咎之有乎恕易則賈于五國諸家解多不同惟白雲郭氏解明白正大今得取之上賈之極文之

敵也惟賈白其賈不使華沒其實則无咎居无位之地而得遂其賈素之志也保八象首上九陽居艮上賈極而知止者也白賈飾終而反素也反賈為素反文為賈知止矣无咎反其賈則不過於文明守其素則不失其本是以无咎矣象曰白賈无咎上得志也君子體而用之凡事但能原始反終故得志耳胡震衍義上九白賈无咎止上得志也白者賈素而无色也上九賈飾之極則失於華飾失其本真唯能賈白其賈則无過失之咎曰上得志也在上而文柔成賈之功六五之君又受其賈故雖居无位之地而獲尸賈之功為得志也既在上得志處賈之極將有華飾失真之咎故或以賈素則无咎夫賈賈文固不可文賈賈亦不可言室而文勝質則為瑤室瓊室飲食而文勝質則為酒池肉林衣服而文勝質則為侈文服服大圭不琢不必彫刻以為文大美不知不必八珍以為文大路越席不必金玉之飾也攝構疏布不必綺縠也以賈素為飾而不以華表為飾此白賈之所以无咎然上九之白賈非曰儉不中禮也賈極而本之以賈乃所以為文賈之中也象曰上得志也教本尚質中道不失可以得其志願也使華而失賈則流弊之極必有欲為而不遂其心者矣朱子曰賈極反本復於无咎善補過矣依清子集註象曰白賈无咎上得志也

潘氏曰處貴之極文變為素潔白自守其志得矣 楊氏曰五色之飾拘於青者青而不能黃拘於赤者赤而不能黑惟白之為物可以青黃赤黑者以其質而受飾者衆也此白貴所以為无咎上九之白貴聖人取之者以其處貴之極而無白可謂既形既琢運反於朴之謂也貴極而不朴則消池肉林瓊臺瑤室无所不至矣 愚謂上九處貴之極飾反於素有白受米之質故曰白賁雜卦云賁无色也无色即白也夫賁有天玄地黃火赤山青之邑於上九賁反而白則无色矣无色則无文又豈有過飾之咎上九始得遂其志矣所以引旅齊曰見前揚焉至傳趙桂解上乃賁之終賁極瑤辭之時也凡以德香之且瑤辭如反手之易耳然以言瑤辭不若身行之為愈白素質也凡在上衆所共矚之地以白素為質表年其下子以瑤賁之弊是則无咎矣象曰上得志蓋上行則下效在上者尚質下皆效之是在上者得志也陳應潤又變易經上九白賁无咎止上得志也上九變明夷君子用晦時也中庸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士君子隱德于中文亦不欲外見况用晦之時乎如子路衣敝緼袍子夏衣若懸鵠以至王車或鵠冠而幸重衣緋禕首禍之招也唐楊炯明呼朝士无才德而朱紫者謂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八百七十五

三五

之麒麟控有愧於白賁多矣非上之得志也解蒙積德大義先儒曰易窮則變文窮則質上九居賁之極文之窮也既文之窮其唯質乎故曰白賁无咎大抵內三爻離明以文明為賁外三爻艮止以高貴為賁易上卦三爻惟入艮體而无凶咎 蒙謂處文感之極而以質素為賁則无過飾之咎而能成賁之功矣郭易解白賁无咎上得志也白者不尚文也以不尚文為上之得志賁清之操要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失於華偽唯能質白其賁則无過飾之咎所以居下卦外以下二條見前子衡長海張要王例此爻微口訣義賁身小利有攸往賁飾也以剛柔交雜而相文飾也象曰山下有火賁王虞云山下有火文明相照夫山之為體層峰峻嶺巖密峭壁參差板日光照耀如似雕飾猶見文章賁之象也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庶衆也敢果也折斷也君子以明鑒之德必須審察為衆庶之政无直果敢折斷獄訟當審慎用刑也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者趾足也處无位之地不尚華侈所飾在於足趾故曰賁其趾以其執志耿介不乘不義之車而徒有義徒步故曰舍車而徒也六二賁其須須鬚也與三相近情意相得以下親上猶如鬚之附而倚其所理隨三與動故小象云與上與也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者與二相得以飾以潤故曰賁如濡如也

永樂大典

卷二二八七五

以其非應相親永保其正物莫能犯故曰永貞吉也六四有如婦如白馬
翰如匪寇婚媾者四應在初被三隔礙志唯猶豫或文或素故曰貞如婦
如質素也既不得前進但鮮潔其馬翰如徘徊以待之矣故曰白馬翰如
也若非九三與已為寇雖即與初已為媾婚故曰匪寇婚媾也六五貞于
丘園承帛變爻各終吉者處得尊位為飾之主不尚華飾所貴質素故其
施飾如似丘園丘園所生草木質素而已則不糜費園之盈成乃承帛珍
寶變爻衆多故曰貞于丘園承帛變爻也若能儉而約使費用得宜處儉
約之吝乃得終吉故曰各終吉也上九白賁无咎者處飾之終終乃反素
夫他人以色為飾而我以素為飾守志任真得其本性何吝之有哉祭節
齊卦又辭指賁飾也飾之道易過乎質初之賁趾至于舍車而徒三之
賁至于濡如四之賁至懼而婦如五之賁至及于丘園是皆有心為賁者
也有心為賁則未免過實唯上以剛為良主能以止為賁者也以此為賁
賁之至也二與上為往來之又故亦能從上為賁故取須為象須者自然
之賁也賁之六爻唯上為善最而二爻之趨善舉易說賁隨自吝變故隨
則无故既隨矣其不隨者不可不去也故又變而為噬嗑蓋自泰變故盡
則必飾既飾矣本可以无文飾之也故又變而為賁上六之柔來居乾陽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八百七十五

二六

之中而為離九二之剛上處坤陰之上而為艮剛柔交相以為文也然柔
文剛則曰亨剛文采則曰小利有攸往者柔來而居二得中得正故亨剛
進而居外又否之漸也故小利有攸往而已賁之六爻專以剛柔相比相
應而復足以為文初九近六二也而有六四之應故雖在下亦能賁飾其
所行苟非其義寧舍車而徒爾以其才剛而有離之明也六二柔麗乎中
正而上下二陽賁之其所以為飾者美矣然正應在五而六五不能相應
必有待而後興也故曰賁其須須者待也惟得時得君而後足以致文明
之化也九三居六二六四之間頓二陰之相濡以為賁者也然處乎陰柔
之間常患乎不正而易流故曰永正吉能永正則終莫之陵矣六四雖有
初九之應而乘九三之剛故疑九三之寇已而不獲陽剛之賁曰賁如婦
如者言其白而不受飾也曰匪寇婚媾匹言當賁之時剛柔相比以為文雖
來剛亦婚匹而非寇也六五下无其應而比于上九之陽有賁于在外之
賢之象故曰賁于丘園承帛變爻各終吉非謂幣聘當各也謂其獨賁於
上九則吝而未庸也然不失為好賢下士故終吉也上九居賁飾之極而
在艮止之終故惟反之質素而後无咎故曰白賁无咎深言其不可過於
文也此雜卦所謂賁无色者也无定色也揚瀛四尚易通賁卦總說古先

聖王權天立道為民物主焉。夫太素之初未識所謂貴也。十三卦之聖人自取諸乾坤以下亦未見所謂貴也。人文肇開王度黼黻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斯時也其文成之時乎。然聖人設卦名之曰賁乃取於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旨。所賁乎六五主賁之君賁文明以止之賁下則有強勞招俊人之賢。雖高蹈丘園者有明揚側陋之風。上則身履儉質之德。示謹朴為天下先。而使民心有運淳遠朴之俗。仰以觀於天文而日月星辰之順執。俯以察於時變而禮樂刑政之脩明。夫如是則乾清坤夷日光玉潔。文浮而上也。山川草木自形自色。文形而下也。在理則文理密察。在事則文物昭而。上宣明下治。輝錫茲文質彬彬之盛。際則賁治之世。稱為文明之君不可尚已。否則工之化下者非靈漢為車之文下之賁上者。无風行水上之文情。倘相扇矯飾日偷。上以虛文示下。下以繁文事上。以樸魯為迂闊。以質實為疎庸。以耳目發越為能。以苛察鈎距為明。而風俗大壞。不可救藥者。皆文之流禍也。此賁之聖人於象則取天文人文之觀於爻則取白賁无咎之旨。古文之主可以觀象。張清子總論丘行可曰賁之一卦。以變言則柔乘文剛。剛上文柔而為賁。以二體言則下離上艮。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八百七十五

二十七

文明以止而為賁。以六爻言則三陽三陰相比相賁。而為賁。然陰陽二物有應者以應而相賁。无應者以比而相賁。四與初應。求賁於初。故初賁趾而四輪如也。三比三而賁乎三。故二賁消而三濡如也。五比上而賁乎上。故五賁丘園而上白賁也。初與四應而相賁者也。二與三五與上比而相賁者也。此賁六爻之大旨也。進齋曰內三爻離體以文明為賁。初賁其趾。二賁其頰。三濡如皆有所設飾也。外三爻艮體以篤實為賁。四濡如五丘園。上白賁皆尚質素。无假外飾。故曰賁无咎也。陳宏童子問賁身小利有攸往何謂也。曰賁者文飾之謂。九易之道剛柔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易中三陰三陽之外皆自泰來賁分。泰卦上六之柔而文於下。文分泰卦九二之剛而文於上。剛柔往來相雜。曰文故謂之賁。陰陽往來故日月運行星辰昭回為天之文。文明以止功成治定制禮作樂為人之文。上觀天文下觀人文則天人之文各得其當。賁道亨矣。何所往而不利焉。六爻獨初與四應而二與五三與上皆非正應。未能大通。故謂之亨小者。此也。邵氏曰日月星辰高照耀皇上帝。霸大張鋪飾十百。主出規制億萬。千年成質。撰此言天文人文之相賁也。止齋陳氏曰圭璧黼黻藉山龍飾衣裳不聞燧古初而興。自虞唐燮阜崇騎射。隸作篆籀。歲至今人使之泰。

亦思以亡此言有節不可以太過故象曰文明以止上九曰白首序卦曰
賁之飾也致飾然後可則盡矣故受之以剝是也又問山下有大何以爲
賁曰火在山下輝光燭賁及草木繁然有文君子觀是象也以明庶政
先散所獄益文一也以此條明庶政則爲成周禮樂備庶事舉朱氏曰天
子說昭陳人文亦泰剛是也以此折獄則爲快斯趙張眼愈明萬人立下風國
以治法今如牛毛斯鞅信乎成書積丘山趙張眼愈明萬人立下風國
勢尊且榮未有三代前誰獨有此名正謂是也又問初九賁且趾舍車而
徒何謂也向初九以陽居一卦之下有其趾也六二在上以虛受人如車
可乘以行我初與四應二非已應寧舍二之車徒行以應四義不可乘故
也頤頤曰徒行可以當車杜氏曰出門无所待徒步覺自由邵氏曰惟其
義所在安知利與名是也又問六二賁其須何謂也曰須者待也又有上
下相須之義感儀三百禮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六二中正之位上待六
五之君以興文明之治然六五非其止應故下有所待上不能與如漢賈
誼方欲定制度興禮樂而降漢少文之人是害之故文帝有謙遜未遑之
說其視周公制禮作樂於成周成治之時者不同矣長樂季照曰彼我
灌芻妨買草具饒成誼已遺想是駭增并織薄不使三百與三千是也又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八百七十五

六

問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何謂也曰九三與六二相得以相飾濡如者滯
於二而弗應於上以此而永貞故吉上九雖剛而終莫之陵我也邵氏曰
所交若以道所處若以誠雖三筆在前而莫得之陵是也又問六四賁如
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何謂也曰賁者飾也皤者白也白馬者其質素
也翰者利有五色是其久也六四與九三各當其位疑若相飾以相賁今
也賁如皤如似飾而非飾白馬翰如似素而非素似是而非者疑也匪寇
婚媾者待初九正應而後往九三近而非正應故不苟合九三雖匪寇而
初九則吾之婚媾也待其止應而後合何尤之有諺曰有緣千里能相合
无緣對面不相逢是也又問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何謂也曰
居賁之時須一陰一陽交相賁飾五居尊位二非正應四與上相近四亦
陰又上居卦外无位之地皆不可此獨初九之賢舍車而徒守其素分安
於貧約丘園隱者之所高此人主所當聘者也三吉二懼謂之束帛戔戔
謂之戔戔物薄而禮厚當賁飾全盛之世菲薄如此以禮為主非吝也故
秋獲其吉此尚湯三使以幣往聘伊尹於有莘之野之象邵氏曰賁于丘
園束帛戔戔義既在前利在其間又曰束帛戔戔賁于丘園既能圖大小
在其前梅溪王氏曰家居樂道自躬耕那肯要君事劉惠湯後不加三聘

禮未應改志為若生是也人問上九曰貞无咎何謂也曰上處貞極運溥
送朴无所飾以視下在上而得志莫盛於此邵氏曰玄酒味方淡大音聲
正希又曰莫因不和方知淡樂為无聲始識希此白賁无文之謂也曾首
易學變通或問賁以剛柔相文而成體離卦乃曰賁无色何也曰賁自泰
而未內體本乾而柔來文之是斷其本然之天也及上九之爻為泰則內
體復為乾是賁極反本反其本然之天也聖人以无色為賁其所感深矣
曰剛柔交錯非一卦也獨取柔文剛剛文柔而為賁何也曰賁之所以為
賁者以卦象而言則取山下有火之象以卦德而言則取離明艮止之義
至於柔來大剛剛上文柔乃夫子於成卦之後而得剛柔相文之義非文
五名卦條解之本旨也曰柔來何以而能文剛剛上何以而能文柔乎曰
內本乾體因柔來而成離此離以文明而賁於內也外本坤體因剛上而
成艮此艮亦以光輝而賁於外也內外交賁此所以為文也曰象傳獨取
天文人文何也曰離之明也由下而成成則下體之人位也故有取人文
之象艮之光輝由上而成上則外體之天位故有取天文之象也曰卦之
取義者柔來剛上剛而文之取義柔為相賁之義乎柔為自賁之義乎曰
卦惟初九之與六四陰陽各正上下相賁故初九則弗乘二之非道之乘

乃所以為賁德之正四則弗從三之不正之婚媾終无守正之尤此則正
應之相賁者也二五俱應不能相賁而二附而動近賁於三五致本於上
賁不及於下至於三上俱陽亦不能相賁故三則近比於二而有賁滿之
悅上則極於反本而有白賁之象此雖非正應之賁然剛柔交錯亦不害
其為賁之象也總恂會要賁離下艮上柔來文剛剛性文柔剛柔相文賁
飾之象故為賁又山下有火文明以止故為賁以六爻論初為賁之始安
於柔復故曰賁其止含中而徒上為賁之極復於无飾故曰白賁无咎此
二爻各以本爻而為賁也二比三附三而動故曰賁其順三居二四兩陰
之間得其賁而潤澤者也故曰濡如四應初求賁於初故曰翰如五比上
志從於上故曰賁于丘園比四爻以爻位剛柔相應而為賁者也但內卦
離體以文明為賁故下三爻辭多文飾之義外艮體以為賁為賁故上三
爻辭多質素之義然禮无體不立无文不行甚矣不可一日以无文也若
文飾裁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此象傳言文明以止乃所以致
文飾之辭上文言曰賁又所以示賁極反本之意也今觀賁六爻剛柔相
文離艮成體占辭无一爻凶咎者吉者終莫之陵疑者終无尤怨吝者終
於有善而无咎者又得之賁之道其感矣哉來相義句解賁卦名賁之行

永樂大典

卷一三八七五

也剛柔相間雜而成文有背身事物有辭而亨通小利有攸往文者但
 就其前而辭之非大變之也故小利於有所往而如退象曰退斷有貞
 亨舉卦辭柔來而文剛上六之柔來為六二而文辭其下卦之剛故亨文
 雖柔而質本剛又得中居上故亨通分剛上而文柔分九二之剛上進為
 上九而文辭其上卦之柔故小利有攸往文雖剛而質本柔又非中正故
 小利於有所往天文也剛柔交錯乃天之文文明以止維文明而止止人
 文也剛度有節乃人之文觀乎天文觀人文之明於所止以化成天下則剛常
 察四時陰陽之變動觀乎人文觀人文之明於所止以化成天下則剛常
 昭著可以化民而風天下之美俗象曰卦之體象山山下有火有貞艮山之
 下有離火而明照庶物故卦名曰貞君子以明庶政君子用此離明之辭
 以明者其庶多之政事无敢折獄用民之止其辭不柔去以斷刑蓋獄貴
 得其真情不可加以文辭初九在下陽爻貴其趾陽明居下而无位但貴
 辭其所行之趾舍車而徒不當以榮貴自飾則卑合其車輿而徒步以行
 合其象象曰舍車而徒舍其車輿之飾而徒行義弗乘也居下位者義不
 當乘車六二下卦中爻陰爻貴其須柔而上附於九三之陽乃貴飾其頤
 下之賢者象曰貴其須貴飾而於其頤與上與也與上之陽月其與進九

永樂大典卷一三八七五

三十

三下卦之上陽爻貴如濡如陽居陽位而上下爻皆以陰爻之故其貴飾
 如水之濡沃永貞吉永又上剛而履吉象曰永貞之吉有承又貞正之吉
 者終莫之陵也居卦陰之中終久其教隨犯之六四上卦之下陰爻貴如
 蟠如與初九陰陽止應資之以貴飾又為九三所隔故或貴以飾或蟠以
 柔蟠自柔白馬翰如賢柔故初九也柔為則欲進而相承為翰則舉頭而
 有得如初始也翰才匪寇婚媾匪九三所能飛則此初九為婚媾而常親
 矣媾古立反象曰六四指從其以六而居四當位疑也然四柔雖當位而
 下乘三剛此初未應故有疑匪寇婚媾非為應者也乃柔為婚也終无尤
 也終无相得而无尤終六五上卦中爻陰爻貴于丘園以柔居尊必貴高
 尚則德之賢故所貴飾者上九在外立固之德士象常變處柔而物微
 得中而禮威故以一柔變爻之柔而往得賢人爻者皆吝終吉謹藏其卑
 而不輕用於人則若吝而終得其吉象曰六五之吉以信存身而乃吉
 者有喜也 有君臣相遇之吉上九最高陽爻白賁居賁飾之極厥於華服
 則尚質素以為賁无咎乃无過飾之世象曰白賁无咎質素而无咎者上
 得志也居上位而得其志故不待於虛飾其氏易林賁 政不暴虐鳳凰
 來舍四時順節民安其居註鳳凰臺為太平之世則見黃帝時巢于阿閼

破家帝平沉瀾商賦其盛注帝平封也注高泰晉武王欽時曰沈瀾邑
 坤 鬼守我門呼伯入山去其室家舍其北墓注 屯 日出阜東山
 蔽其明章甫為儀其子伴狂注章甫禮冠也其子伴狂而為奴
 蒙 戴笠望天不見星辰注小失大福逃牆外注 需 兩輪並轉南
 上大返四馬共轅無有重難與語注 訟 羊驚狼虎味身群聚
 行旅稽難留連注 苦 一云從風群聚注 師 復生到山命利輪班抱
 衣剝脫夏熱冬寒立誠枯槁來人莫憐注 山多產異材班公輸子魯班
 也 屯 鳥飛無翼走折足不常其德自為羞辱注 小畜 條風
 制氣萬物生出明庶長養花葉茂榮注 履 坤厚地德庶物蕃息平
 康正直以綏大福注 否 昂平州耳持軍衣
 怒徑路陽塞燕雀驚駭注 否 東風落戶除冰翻舞
 各樂其類成得生處注 同人 兩足四翼飛入家園寧我伯姊與母
 相得注 大有 歲暮花落陽入陰室萬物伏匿威不可得注 謙
 釋然逸咎避患喜早田獲三狐以貝為寶注 用易解九二曰獲三狐狐
 者邪媚之獸三狐指身之三陰時之小人也獲如能變化除古之如田之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八百七十五

三

獲狐也 豫 鶴延却宿不見頭目日以困急不能自復注 隨 秋
 羊冬用數被嚴霜鶴犬夜鳴豕擾不寧注 羊與石相觸而即也 蠱 班
 馬運師以息勞罷役夫嘉吾入戶見妻注 春秋齊師夜過有雉鳴之聲
 臨 老陽日表條多枯枝奔坂不連遂下摧墮注 陽宮作陽 觀 順風
 吹火車騎驥尾易為切刀因懼受福注 噬嗑 六人俱行各遺其囊
 黃鶴失珠无以為明注 剝 依叔橋隅志下勞苦楚相辰食韓子低
 頭注 羊陰人韓信家前嘗食於南昌亭長并受身於亭下許見本同
 復 三牛生狗以成為母前夷上侵娘伯出走注 三牛一作三牛見坤之
 震 一作三馬生狗見否之姤 頤 鴻鵠高飛鳴求其雌雌來在戶惟哺
 喏喏甚獨勞苦注 繫脛注 大過 褰衣涉河水深清窺賴幸
 舟子濟脫无佗注 坎 虎鬻龍指太山之崖天命不祐不見其雌注
 離 離 明不處暗智不獲危終日卒歲樂以笑歌注 咸 三足俱
 行傾危善僅六指不使恩累第兄樹柱開車失其正當注 恒 恒
 舍車而從亡其駭牛雖畏白頭酒以療憂注 无妄 鵲盜我珠逃於
 東都鵲怒追求郭氏之墟不見蹤跡反為患災注 未詳 大畜 升與中
 進舉事不遂哺糜毀齒失其道埋無注 遯 折薪噉酒使媒求婦和合

齊宋妻子悅喜注詩何品安長如何匪媒不得入則門為其妻妻止齊之妻其妻妻止宋之子大壯夜視元明不利賈商子反天歎與市為悅無注晉徒行離車不肯泥塗利以休居無注明夷作室山根人以為安一昔崩顛破我壺瓊無注家人山東山西各自言安雖相登望竟未同堂無注悞君子在朝凶吉去消驚駭逐狼不見英無注卷魏魏噴噴火燒山根不測我鄰獨不蒙恩注魏音德解南山之蹊真人所在德配唐虞天命為子保祐敢身身受大慶注唐虞先齊有天下之號也損龍蛇所聚大水來處決決濡濡浸漫矻矻使我无賴注漢音益益旃表苦益慕德獻服違鄙不聳以安王國無注夫光體春成陳倉鷄鳴陽明失道不能自守消亡為咎注按秦紀宋隱注曰漢書評紀志云文公獲若石云子陳倉止坂城祠之其神來若碑碑其聲投投云野鶴夜鳴以中祠之魏曰陳賈文臣噴云陳倉無有貴夫人祠或與業君神會祭于此者七姑下泉苞德十年元王荀伯遇時憂念周京注司當作佃下泉詩云列被下泉浸被德德又云四國有兵即伯勞之注即伯勞又王之後嘗為周伯治諸侯有功華仁德不暴五精就舍四牧九麓民安其居無注升隨和重寶家多金有相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八百七十五

如觀赫趙王尼治注通侯見蛇場取藥封之復蛇則味以報十和得玉埋獻於楚懷王周相如奉璧于秦曰臣願與璧俱歸於往矣遂金璧歸趙出鳳生五雛長於南郭君子康寧悅樂身榮無注并二人為侶俱歸北海入門上堂拜謁王母母賜我酒女功悅喜無注華遂愛去快滲泥坐梁下田為王無注鼎東門之壇茹蕙在坂禮義不行與我心反注詩東門之碑茹蕙在坂古城東門之旁有碑碑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華也震鳧過稻廬甘樂趨鵲雖驅不去無注良清人高子久也外野逍遙不歸思我君母公子奉請王孫嘉許注高子高亮也詩云清人石彭如介旁旁注云鄭文公惡高亮使持清色之兵繫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高亮奔陳鄰人為之作此詩也漸鏡人所言語不成全虎狼之患不為我殘無注歸妹依羅捕鳩鳥釐其災唯唯俱得為周所賊無注豐安仁尚德東隣慕義來安吾國無注旅捐醜如誠前後相違言如驚咳語不可知無注莫懷璧趨解不可逢行蔡侯兩表父苦流離注左傳定公三年蔡昭侯為而佩表以如楚獻一佩一表於昭王昭王服之以身祭侯允伯氏歸國多所恨感車頌蓋已身常驚惶乃得其願唯唯相從無注渙大石相得乾无潤澤利少囊緇扶益

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

卷一三三七五

聲冠刀長在手人語不堪聽 世勤 見夫在女奴阿公知得无自來生
病者淹老莫差叶 應動 內蘊光華德家門被寵新文章如錦秀紫爛
飾諸身 郭璞洞林影

內面不外于水內火土 乙未水 乙丑土 乙卯木 十一月卦 飛己卯木
伏丙辰土

詩曰山火寅卦首出入非災橫禍事留連春復殘花枝後草岩頭病馬浪
頭船求財辛者得使失作事艱難破又負作有求名人占此文章萬運中
青錢 折字 責者飾也責字上有世字濟世之兆上有十字中有十字
此為州初十七日皆有期望下有具去八或目添會成贈責添口成噴添
土成噴有州字无一口乃是吾中不喜 鬼谷云 吾來无口笑 櫃內一
枝信 象陽 車行無險阻丹泛可通津 雨露從天降 門庭又一新 象
陰 一条雲路兩重門 先到西園未遇春 非晚紫殿花欲滿 此時方得遇
東君 初文己卯木 有分攀龍角昇天 自有錦 月中一仙女 捧桂待多
時 二文己丑土 泪沒塵埃幾度秋 平生志意未能酬 春來方得拖張
處 試整衣冠再出頭 三文己亥水 五百仙中始級名 天恩君寵一時

永樂大典卷一三三七五

三吉

榮歸未正好花開後勝賞何妨 王均 四文丙戌土 莫怪淹留久連
春快利多求名無有利遇喜見清和 五文丙子水 祿從上天降喜至
不須求 昔日憂愁事逢羊見始周 六文丙寅木 官資早已到朝階金
紫紫身必自詣一日沾恩祿與子始知餘慶不沉埋 占風水 祖代羣
成降氣雖穿珠前後備奇奉待教羊馬三春遇木土兒孫活計豈 寒鴉
象鼻形宜高下又為雄龍望石形玉先出林形長房得意次房昭顯人丁
重立後可若見大未境山便是冠應一丙壬兩宮水旺財一艮坤一離山
祭向一公訟利正一妻愛少丁一重立人下一枝鬼龍無人識資鉅加增
土作噴財山印庫却相逢兩宮秀水真奇特才若湧泉從此生永昏朝止
派派真為才溫何日止噴前庫印排及六丑山未向坐雙角向雙角常人
不葬且未噴前便接貪狼水來山坐定巨門星源派慈慈能富貴紫袍簪
馬佩金章果是富貴無相應更加陰陽相扶助進益人丁桂子芳水流去
急无用出雙生子落地无氣一發即倒冷筆連因牛盤公事人丁却旺兒
兔水朝主女人庄危不怕三房四管敗古云山飛水走急投場 占水官
遺職求財百事吉婚姻成六甲生男占行人至官事凶有貴人提
携回嘉興旺失物難尋病不死留連東南上場亡占家宅不安

海底眼

六親

傍天

外卦 出兌

內卦 出兌

上卦 出兌

下卦 出兌

大體 出兌

小體 出兌

廉節卦影

再言本 丙子水 丙戌土 己未土 己丑土 己卯木 己巳火 己未土 己酉金 己亥水 己丑土 己卯木 己巳火 己未土 己酉金 己亥水

虎出深林探 此卦占宅不和宜樓閣婚姻吉求財吉田園與王公訟凶
孕生男并吉出貴子 解曰 貴節也卷之持世人宅不和犬為有罪羊
猴 佛工求福才祿老香火得力保佑合家 昔管仲叔牙卜得此卦
後得金彼此相讓也 詩 瓊瑤柱挂竹竿頭隨耗資才不用憂門內
遠遭逢犬馬自且福氣不煩求 病 病人不允最留連山神野鬼忌頭
求更宜急謝公婆卷東方社有廟先恍 斷曰 山火光明四海清此卦
有光明通泰之異所卜之人久不通之事皆破掩蓋之身若為平下之人
則當夫若長上人的暗昧其卦珠坐水事可也如能四方上下來注相謀
元氣達利百事皆成此得後卦更好夫貴卦與大有乾離并顯六卦皆有
異已之人後效如急武龍驚者于生變此卦最奇者己亥水為妻才臨於
身宅逢 甲申申卜而宅又動有孕也 甲午午卜宅又與四爻動而相
應不日而生其指自中卜居于棟在外此子孫妻才者孕時憂疑也爻能
應不日而生其指自中卜居于棟在外此子孫妻才者孕時憂疑也爻能

永樂大典卷三十八百七十五

三五

於益卦求賂意 諺者古之也句陳偏出家人意故曰如見日陳白虎臨於
宅又動主人有恙家人忌婦也白虎多因戶主首白虎騰蛇臨宅又動及
見三爻動亦不拘白虎動眼日耳聾在此得火爻者有頭痛病風來長有
疾家宅有災三位暗見宅又走才化為鬼句陳動白虎又臨是宅暗昧求
才望事忌此爻化鬼則非成易收求官之人若五六位中有大善有龍子
孫者大多塚墳无禍六爻之為基用 甲寅日之內爻動有墓園之
喜此有龍者有大爵之榮門神被犯兼壇鬼長在外謂之門神在內謂之
壇初爻又爻皆木神官鬼也除見則卦中朱雀刑人丑辰生此卦无金爻
是子孫先來在臨宅又動及化戌午火刑於人口訟訟則責也

雙林影

寅木 子水 戌土 亥水 丑土 卯木
一一一一
才 才 才 才 才 才

詩曰 錦文光彩象多惟大利修文是職負作事得人先貴爵只防官病
是非連 山下有火責家庭事稱情有謀謀未遂何嘆是非聲過了重山
險而今始展顏肯才從此順商羽恐凋殘 謀為求才吉田穀七分貴順
打合用事吉但二五七月官非相挽且思自然散人口訟判陰小不安宜

甲福 功名 未早茂花殘再鮮高人指處明月團圓遇商音人可就
 六甲 喜事臨門弄章鹿仔一枝花枝為敬可分有也宜甲福庚申十
 辰日特 婚姻 貴紳家道泰因緣比歲華開言莫惆悵篤侶好生涯宜
 向前 占病 嗽啣苦橫眉尖呈正會時宜求鐘鼓福雲散月光祥
 卯未 公事 碌碌勞心冗閑愁耳伴未為鴉未又去官府又傷懷
 无大山有貴人未免恁恁宜和 出行 待地東風起瑞桃花正開重山
 宜進步口吻且和語 在外安貴人合事如意打合有成口舌宜忌
 卯未申子辰日 行人 出入行人至何須苦苦憂門前聞喜鶴從此事
 方周 行人吉應支卯巳中日有吉 交易 因喜連大月缺重負事定
 臨難方先憂煎 事成但防人破喜有貴人應申子辰日可成 失物
 岐片被烏雲烏雲掩不明只因牛二尾惹得是非聲應亥卯未日特 失
 勿難見可向東南竹木人家問 見貴 不爾人情合惟期事再新團圓
 真皎月散却許多也 貴人順宜向前應亥卯未日 求財 金谷漸
 團圓花殘又再鮮九謀才得遂一任進尊前求才並遂不宜遲遲有貴
 大珠林 丙寅 丙子 丙戌 己亥 己丑 己卯
 官鬼 妻財 兄弟 妻財 兄弟 官鬼 七月卦 此丙辰土

永樂大典卷三十八百七十五

此卦是管鮑卜得此卦後獲金彼此相避終顯義名 贊曰 貴者得也
 无彩類馬火邑舍丹文章文錯應雜其間進權榮益未常變矣 頌曰
 貴卦元來花錦生居官食禄甚欽榮初從噬嗑相拋擲且是安全保利貞
 歌曰 貴見山中火元明照物華拜官離玉案起婦見金車楚鮑天生
 好吳綾本自佳芳菲呈五色爭似白蓮花客人尊進退必倚舊還家
 卜至元龜

猛虎靠岩之謀光明通泰之象 春故事重新 夏主疾病留連 秋百
 事吉 冬公訟口舌 解曰 貴者飾也如日在山萬物光彩文章交錯
 自然裝飾占者遇之如人受富貴自然光亨亦同天祐不可慢易 象曰
 喜慶交加門庭增飾暗昧發明災除福集謙退不矜榮亨元極今日光
 亨皆由積德 象曰 眾惡皆消滅吉喜自然生如人行暗路今却見天
 明 此卦求官遺職見貴相喜宅不和身安宜讓謝婚姻成田蕞熟求財
 遂意公訟凶孕生男病人不死難安犯家先及東方神廟祭之吉 六甲
 可斷 子向求財吉 戌旬平家宅事 申旬 身吉財吉父母空亡

永樂大典 卷一三三八七五

午旬 官病不妨 辰旬 世空証病吉 寅旬 官病留連 日六神
斷 初爻已卯木官鬼持世 甲乙 青龍世喜至玄武鬼合門戶主驚
恐不妨 丙丁 朱雀世謀親憂至 戊己 勾陳木世病犯伏尸傷已
不妨 庚辛 白虎損才 壬癸 門戶不寧 十干持斷 甲丙戊庚
壬 行舟先阻險舟泛自通津雨露從天降求謀事漸新 乙丁己辛癸
祿從天上降喜至不須求昔日憂愁事逢羊始見周 六爻詩斷 初
九 貢其趾舍車而徒 去偽從誠實徒行却舍車。不煩增貢飾簡儉是
良圖 六二 貢其須言攀龍元有分獨用竟難成。過策逢牛日因人為
發明 九三 貢如濡如水貞吉 上 門庭多喜慶潤色更增光。待到蛇
迎虎金闕姓亨香 六四 貢如蟾如白馬輪如匪寇婚媾 中心雖欲
遂其奈却遲延守正无休意居安福自天 六五 貢于丘園求帛象
各終吉大吉 福祿從天降門中喜氣新。去奢從儉約終保大光亨。上九
白貢无咎 務本歸誠貴何須更飾非。春風依舊到花發去年枝。

諸家斷易奇書

土 十一月卦 飛已卯木 伏丙辰土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八百七十五

三五

此是管鮑卜得後獲金相避終顯名義 贊曰 貢者歸也。光彩煥赫。火
色舍舟文章交錯應雜其間。遲遲榮益。求帛象也。 解曰 兩下 州甲也
車行路有遲轉也舟張帆在江中遲明也。官人著公服登梯。乃七嶽重
師也。仙女在室中執柱乃嫦娥視付柱也。 悔庵斷例 貢者小利有
彼往 悔庵曰陽得陰助而離明於內。故為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良止於
外。故小利有攸往 初九貢其趾舍車而徒 悔庵曰剛德明體自貢於
下。為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之象。占者自處當如是也 六二貢其須
悔庵曰陽剛而得正。皆无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貢須之象。占者宜從
上之陽剛而動也 九三貢如濡如水貞吉 悔庵曰一陽居二陰之間。
得其貴而潤澤者也。然不可溺於所安。故有水貞之戒 六四貢如蟾如
白馬輪如匪寇婚媾 悔庵曰人白馬亦白矣。四初相貢為九三隔而不
遂。故蟾如而其佳求之心如飛輪之疾也。然剛正非為寇者也。乃求婚媾耳
六五貢如丘園求帛象也。吝終吉 悔庵曰得貴之道。故有丘園之象
陰吝。故有求帛之象。象爻小意雖可吝。然禮奢寧儉也 上九白貢无咎
悔庵曰貢極反本
復於無邑善補過矣

永樂大典

卷一三八七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五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五

三十八

重錄總校官傅邦臣蔡清官

學士王大臣

分校官編修日陳致

書寫德士王桂通

圖版監主林氏

監于勤